

非典型文鳳儀

——在創作中探索心性、重生與萬物相連

葉國威

在一新美術館「西源里選畫」展覽現場，我們與文鳳儀從新作《花符鸞圖》談起，走進她對心性、生死與萬物相連的探索。從金屬長衫到一筆一線，從畫圓、燒畫到重新開始，她試着放下創作慣性，也透過藝術，留下自覺生命的痕跡。——編者

熟悉文鳳儀的人，也許會先想起她的金屬長衫。那些由長衫轉化而來的雕塑，保留着身體的輪廓，也承載着成長與記憶，逐漸成為她鮮明的創作語彙。然而，這次參加一新美術館的西源里選畫，卻帶來了兩幅充滿新鮮感、像禪繞一般的作品《花符鸞圖》。

「我不想做典型文鳳儀。」這說話背後，肯定有着饒有興味的故事。

生命的連接

文鳳儀參加一新美術館的公開徵集，起點其實很簡單：新畫完成了，自己看着興奮，然後想找個地方，讓作品與人見面。

近年，她的作品多在藝術博覽會亮相，這次想換個新環境。剛巧看見公開徵集，她更親自到一新美術館走一趟，看看空間，也看看這個地方與自己的作

品是否合得來。

這一趟，卻接回了比展覽更早的記憶。

十八歲

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、成為她口中的「新界人」之前，她一直在堅尼地城、西營盤、西環一帶生活。從幼稚園、小學到中學，成長中的許

多日子，都在這裏度過。如今為了新作回來，熟悉的地方又出現在眼前，竟有一種回到娘家的親切。

「我真的覺得，整件事好像是一個 connect。」

先是畫作完成了，然後遇上公開徵集；來看地方，又碰見自己的過去。這些原本單獨個別的事情，在實地走訪之後連接了起來。美術館不再只是一個用來掛畫的空間，也與她的生命經驗有了關係。

她於是替兩件作品拍照，提交申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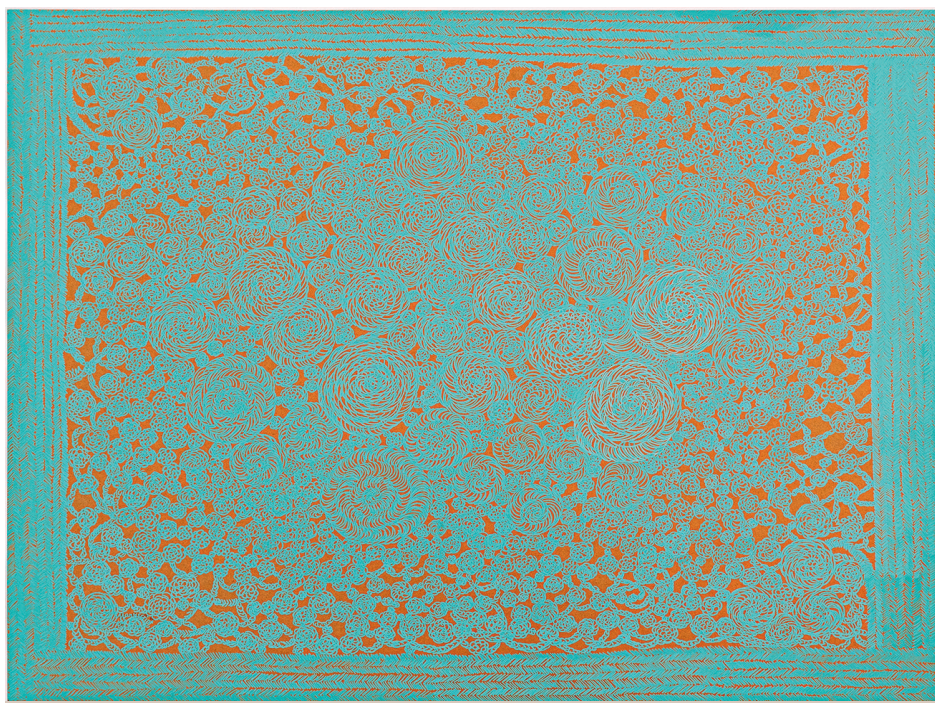


文鳳儀與她在一新美術館展出的作品《花符鸞圖》A和B。

（文心公關提供）

返璞歸真的狀態

今次展出的兩幅抽象畫《花符鸞圖》A和B，前者偏粉紅，後者藍綠之中有紅。她形容，筆跡圍繞着中心行走，看起來像花，也像符；那些線條又使她想到布料，以及她所



文鳳儀《花符鸞圖》B 塑膠彩紙本 77x100 厘米 2026

(文鳳儀提供)

聯想到的女書——未必人人都能辨讀，但彼此之間可能有所領會。

但這一切，並不是文鳳儀預先設計好的。回到創作當時，她把牛皮紙放在桌前，拿起筆，沒有草圖，也不先決定構圖。「讓心、手、跟腦合一的狀態，在畫紙上遺留了什麼，就算是繪畫了。」畫了一段時間，放下；第二天再坐回去，接着畫。過去她會考慮布局、如何增加張力、怎樣展示技巧，現在卻試着不讓這些判斷先行。

「我本身不覺得這是『作品』。」她說，那更接近寫經或寫日記，是一段只向自己交代的时间。直到連自己也被畫面觸動，才起了參展的念頭。

她把這種狀態稱為返璞歸真。「自己科班出身，受過藝術訓練，也有工作室和展覽經驗，如今回到拿起一枝筆的原始狀態，反而更感受到創作並非藝術家的專利，每個人都這樣的能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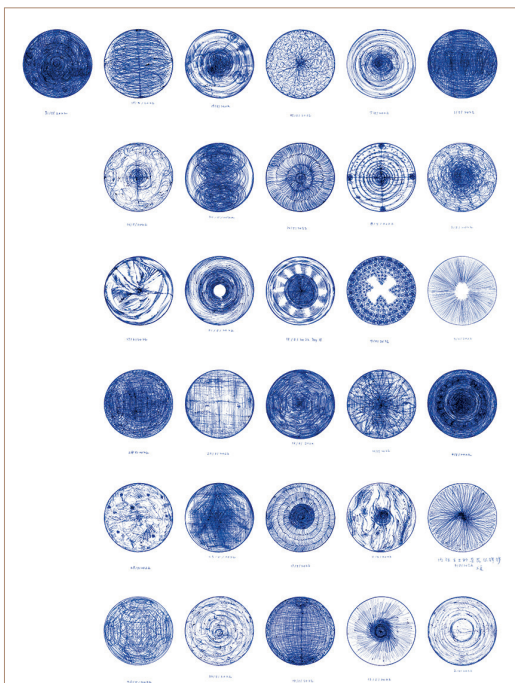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沒有草圖不等於毫無牽引。「萬事萬物都是連在一起的，沒有分別。」她說，線總是連在一起，因為事物並非各自獨立，而是彼此連繫、互相包含對方。繪畫與雕塑均是如此，她所理解的人與世界，也是如此。

「究竟」：尋找「自性」與「心性」

這次重新拿起筆，與疫情期間的一段練習有關。

疫情期間，慣常的展覽與生活節奏停下來，她也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自身。「我的內心『究竟』是什麼？」她說，「究竟」是一個境界，我們都把這個詞用於日常，忘了最初的意義，其實就是要尋找「自性」與「心性」。

她開始反覆在畫紙上畫圖。



疫情期間，文鳳儀開始反覆在畫紙上畫圓。
(文鳳儀提供)

一天接着一天，前後累積了一千零八個圓。不過，對一個受過多年專業訓練、又長期教畫的人來說，「隨便畫」並不容易。如何握筆、提筆，如何完成一張「好畫」，早已變成近乎呼吸般的習慣。

於是，她改用左手繪畫。

「因為我是右撇子，即偏向左腦的，如果我用左手，我就可以啟發我的右腦。我是試圖將左右腦相結合，成為一個『一』的狀態；我用左手之後，會不會看到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呢？」多年來，她對道教、佛教，以及意識與心智的探索，都指向相近的問題：在自己清楚知道、能夠控制的部分之外，還有什麼？她希望透過反覆畫圓，接近日常意識中未必能夠觸及的內在經驗。

她也把這段實踐，與自己對壇城（Mandala，亦譯曼荼羅，在藏傳佛教中常以圖式呈現宇宙及本尊的神聖境域）及

榮格（Carl Gustav Jung）思想的閱讀聯繫起來。落筆時，她身在其中；隔一段時間再看，卻可以稍稍退後，成為自己筆跡的觀察者，留意着手與筆會帶自己走到哪裏。她發現，起初看來混亂的線條，後來漸漸出現規律；漸漸地，曾有一刻進入近似出神的狀態，影像自行浮現，伴隨着一種彷彿離開某處、又要前往某處的感覺，令她感動落淚。

她看到什麼？面對這個問題，她一再遲疑，覺得語言一旦介入，便已經改變了那一剎那的真實感受。

「說出來，已經與親身感受不同。」

燒畫的背後的「渡」與「覺」

畫了大約四百個圓之後，她會停下來，將它們燒掉。

對文鳳儀而言，火並非純粹的破壞工具。她近年的創作已涉及生物炭、灰燼與材料轉化，關注消逝與重生之間的關係。但這次燒畫，也包含一個清楚的決定：不再追逐那些令自己震動的經驗。

「某一時刻的領會已經足夠了。」燒畫既是停止，也是告別。當火把四百個圓化成灰，自己也在過程中向那些經驗說再見。重新畫起來時，她所尋找的，是較為清平、自在的心，以及內在的喜悦。

「若繼續追求更深、更奇異的境界，甚至以為自己有了神通，便可能走向另一種執著。」她表示：「我不要做魔。」說得斬釘截鐵。

她沒有否定那段「出神」的經驗曾經深深觸動自己，但也不願繼續追逐。對她而言，危險之處是人在感應到一些東西之後，便以為自己已經抵達某種境界，甚至自居大師，把私人經驗變成要求別人相信的權威，所謂的「渡人」。

相比「渡」，文鳳儀更願意談的，是「覺」：先覺察自己的存在，再透過藝術，留下自覺生命的痕跡。倘若作品能夠「叫醒」別人，她希望喚起的是一份自覺——「我們才是自己生命的創作者」，而不是父母或老師。這也不是由她單向啟發觀眾。「即使現在進行中的訪問，同樣也在幫助我理解自己。」

這樣的話，她不怕作品被誤讀？她笑言：「誤讀是必然的，如果有個人完全讀懂你，才應該害怕。」她仍然期待知音，但不要求所有人抵達同一個答案。

死亡與轉化

文鳳儀的作品經常被放在「道家哲學」、「冥想」、「療癒」及「東方精神性」的框架下閱讀。事實上，她在藝術訓練以外，也曾進修宗教研究，於二〇〇八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碩士，專研道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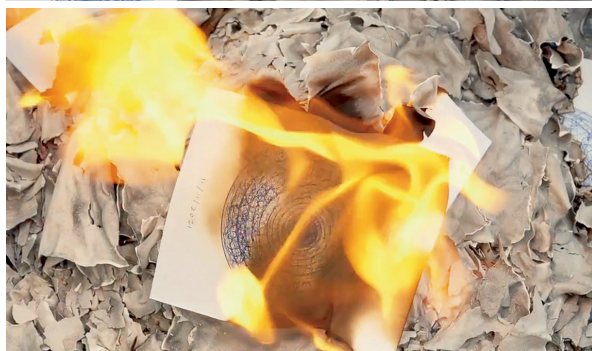
她說，當初修讀宗教研究，最想弄清楚的，就是死亡是什麼，人死後往哪裏去。「我們根本不知道死亡，那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呢？」她不願因為死亡令人不安，就把它排除在生活之外。追問死亡，並沒有令她遠離現實，反而把問題帶回日常。她曾跟隨研究道教的老師探索死亡儀式，也留意當中的詩詞和文學的浪漫意味。在她的理解裏，儀式除了面向死者，也面向仍然活着的人。生者觀看、參與，經歷告別，同時也被提醒：有一天，自己同樣會走到這裏。

然而，她並不把死亡理解為生命的絕對斷裂。「對我來說是沒有死亡的，死亡是為了重生。我相信前世今生。」但文鳳儀不希望前世今生成為解釋一切的理由，令人把眼前的困局視為無可改變。她把死亡與轉化的關係，帶進更貼近

日常的尺度。

「我每天都會死的……我不死，我不會成長。」她借身體細胞死亡、更生的意象，說明自己如何理解生命。文鳳儀認為，死亡與重生有兩個相連的層次：既與她相信前世今生、生命有所延續的信念相通，也發生在每一個當下。舊有的狀態結束，新的可能才得以出現。重新開始不只是勉勵自己的說話，也與她理解生命的方式相通。

「我們每一個 moment，就是當下如是，完全重新來過。」她放下的熟悉創作方式的選擇，放下了的「典型文鳳儀」，那些金屬衣物、那些已被辨認的形式，都有真實的生命經驗在其中。但如果因為它們曾經成立，就要求自己往後不斷重複，過去的成就也可能限制眼前的可能。



當火把四百個圓化成灰，文鳳儀也在過程中向那些經驗說再見。
(文鳳儀提供)

重做與重複

除了畫作，文鳳儀更想過把大型雕塑也一把火燒掉，因為愈積愈多，要面對存放問題。讓龐大的作品化成細小的灰燼，再逐粒收藏，也饒有意思。然而，當她萌生這個念頭的時候，卻又有人適時提出商借作品展覽，倒讓作品的生命能夠延續下去。

「所以，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，往後如何流轉，不全由創作者安排。」

當然，金屬長衫也會不希望離開文鳳儀。那麼，接下來還會繼續有長衫的作品？

「長衫我仍然會做。」但她也坦然承認，那是專業與職業上的一部分。但一個系列做到某個階段，若再做下去已沒有意思的話，她也會停。

「長衫最初連繫的是自己的校服。」那件一直留在衣櫃裏的衣服，保存着年輕時的身體與記憶，也曾是一種束縛。把它轉成金屬，是她嘗試讓物質承載另一層精神意義的



文鳳儀的金屬長衫雕塑作品。
(文鳳儀提供)

方法。後來，姪女出生，她做了小衣服，再把穿過的衣服轉化成金屬作品。如今姪女長大，也進入穿長衫校服的學校，舊系列忽然又有了新的牽連：同一種衣服，連接兩代女性。重做，在這意義下，未必只是重複。

重點是為什麼要創作

回到眼前的《花符鸞圖》，她打算做九幅，現在已完成三幅，卻沒有為自己定下急迫的期限。多年細緻而重複的工作，令肩膀、手臂與頸椎出現問題。如今她得畫得慢一點，停下來，休息，再繼續。

她想放下專業訓練帶來的慣性，身體卻也實實在在保存着那些年月。所謂重新開始，不是在一張全無痕跡的白紙上開始。

訪問最後談到人工智能：假如它能模仿那些圓、線條與金屬編織的外觀，藝術家還剩下什麼？

文鳳儀的答案是「靈」與「覺」。「『靈』是『心靈』，『覺』是『對生命的自覺』。」她認為，藝術不只在於做出怎樣的外觀，也在於創作者如何經歷、感受，以及為何留下這些痕跡。

「其實做什麼都不要緊，重點是為什麼要做。」

從筆跡如符，到萬物相連；從難以言說的影像，到燒畫之後的重新開始，對文鳳儀來說，這些都不是創作以外的插曲，而是她理解創作的方式。

於是，她仍然願意坐回桌前。不是急着證明什麼，也不是要決定畫面應該成為什麼，就是讓心、手與筆再走一段，看看會留下什麼。

(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。)